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040
26 October 1977

CHINESE

安全理事会



第二〇四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贾帕尔先生	(印度)
<u>理事国:</u>	贝宁	博亚先生
	加拿大	拉普安特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兰德曼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马克尔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麦考锡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委内瑞拉	阿特亚加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五分离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420)(续)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现在我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几内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多哥、突尼斯和越南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贝贾维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卡马拉先生；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突尼斯代表梅斯蒂里先生；和越南代表丁伯诗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圭亚那、莱索托、尼日尔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请圭亚那、莱索托、尼日尔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圭亚那代表杰克逊先生、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尼日尔代表普瓦松先生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巴拿马)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各理事国面前都有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三国代表团提出的经过订正的四项决议草案，分别载于S/12309/Rev. 1、S/12310/Rev. 1、S/12311/Rev. 1和S/12312/Rev. 1四份文件中。会议后期，我再请毛里求斯代表介绍这些订正决议草案。

里奥斯先生（巴拿马）：应突尼斯梅斯蒂里大使、斯里兰卡常驻代表阿梅拉辛格大使的要求，并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安全理事会再次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的资格召开会议，以便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空前恶毒地对非洲南部人民再次进行暴力镇压之后，采取措施。呼吁调和或主张正义的新闻机构在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中遭到关闭的命运，它们的出版人不是被恐吓就是被监禁。面对着这种暴行，连南非的传统友邦都不能不认真地考虑事态的严重性。所有的迹象显示，它们将不再继续对非洲的悲剧袖手旁观。有些已经召回它们的大使磋商，作为反对这种放肆的种族主义暴行的消极表示。

在南非问题的关键时刻，我们在印度代表的领导下再度来审议这个问题，真是一个最有意思的巧合。因为，第一次对南非可恶的歧视行为举起反抗的旗帜的就是在可敬的马哈特马·甘地领导下的印度福民。今天，当四面楚歌，惊慌万分的种族主义诉诸于最可耻的偏激行为时，那些跟随着马哈特马·甘地奋起的人的子孙，同他们被异国统治的非洲弟兄又团结起来，一起面对恐怖，决心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来换取他们的儿女获得真正解放的权利。

这次狂妄的种族主义者新发动的侵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男女的不安和义愤。

事态太严重了，再也没有绥靖和寻求部分解决的余地了。安理会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以沃斯特为首的种族隔离政府已经制度化的杀戮和酷刑。

我们极为注意地听取了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突尼斯大使、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西贝科先生和其他杰出非洲代表在安理会中的发言。他们大声疾呼

(巴拿马)

地作出了一项呼吁，安全理事会不得不有适当的反应。他们所说的显然突出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任何迟疑或不作决定只是鼓励南非少数白人中的极端份子加强他们的镇压手段，进一步危害到不止是非洲的和平，而且危害到全世界的和平。我们认为，可作修补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疗治非洲人民三百多年来在外国殖民统治下所受到的创伤。

许多年来，安全理事会就在开会，以找出办法，使我们可以解决南非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其中严厉谴责种族主义政权，并对为暴力和压迫所害的人表示支持。这些决议要求制止在南非和在被窃占的纳米比亚领土上每天加诸当地人民的罪行。这些决议也最强有力地驳斥了班图斯坦化政策，因为众所周知，这个政策不过是种族隔离主义的主谋削弱非洲人民反抗力量的借口、是一种阴谋诡计，是一种徒然的企图。

大家都可以看出，南非的白人少数政府对联合国的要求充耳不闻。它不但不顾联合国要求它讲道理的呼吁，它甚至嘲笑这个呼吁。它的暴政变得更加无情、更加放肆、更是充满了血腥。学生、新闻记者、农夫、儿童和一般男女都是这种种族疯狂行动的牺牲者，亟需不惜任何手段来把它加以制止。

有人曾经正确地指出，南非政权能够生存的唯一理由就是它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里的援助。就是因此我才冒昧向那些跟南非保持密切关系的政府——有些就在安理会里——作一项急迫的呼吁，请它们老实地而且以最严肃的态度向那些统治南非的人发挥它们的影响力，使他们讲道理，不拖延地寻求达成可以保证人民基本自由的多数政府的途径。它们最好赶快行事，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们不预备一一列举种族隔离制度的种种罪行；一些罪行已为人所熟知，加以重复不过是画蛇添足。我重申，我们肯定，对于这个不幸的问题发表演说和长篇指摘的时间已经快没有了；换句话说，作决定的时候已经到了。巴拿马代表团愿意支持任何可以作出这些决定，特别是能够忠实地执行这些决定的建议。

我在结束这一简短的发言时，要明确地指出，巴拿马的政府和人民以兄弟般的

(几内亚)

情谊支持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受害的2,000万人民,鼓励他们继续进行斗争,因为胜利必然会不久到来。

主席:谢谢巴拿马代表对我个人和我的国家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马拉先生(几内亚):我今天下午关于南部非洲的发言非常简短,因为,所有关于这个紧迫问题的话都有人说过了,而且说了不止一次。

主席先生,十月份是可敬的**马哈特马·甘地**生辰的月份,它也恰巧是印度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月份。这个友善的国家在进入联合国之后,立刻就把种族隔离问题提到大会的议程上。

我们就这个可喜的成就向你祝贺,同时我们也要满意地指出,伟大的贵国和几内亚共和国之间存在着友善的兄弟关系。

去年是南非历史上决定性的一年。自从六月十六日**索维托**的屠杀之后,人民的反抗已经蔓延到了全国。

虽然南非政权已陷入绝境,无法处理内政或维持和平与安全,它却从来没有停止向其非洲邻国进行最野蛮的侵略,也没有停止无情地镇压黑种人口,使他们陷入悲惨的奴隶地位,被人任意剥削。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剥削别人的人,一个压迫别人的人,永远不能成为自由人。种族隔离制度越加厉害,人民的怒火就越加高涨。因此,南非的兄弟一次又一次的和平示威,使世界舆论注意到每日加诸他们的可恨罪行。就象在**沙普斯维尔**所发生的,**索维托**儿童的和平反抗受到了**沃斯特**刽子手的难以形容的暴行。

一九七七年,因为深深地关切到南部非洲、特别是**阿扎尼亚**的局势,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审议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非洲大陆上饱经灾难的地区的和平和正义。

三月间,由于安理会某些成员国,而且不是不重要的成员国的坚持,安理会给

(几内亚)

它自己三个多月的考虑时间。 种族隔离制度的拥护者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进行了野蛮和更大的杀戮行为。

鉴于这个声名扫地的政权造成了成千上万无辜的受害人，也因为只懂得暴力的语言，如果安全理事会在负起它的责任时表现出丝毫的犹豫不决，世界本身的和平都会受到危害。

几内亚共和国一向谴责南非政权，我国代表团也从来没有放弃支持安全理事会采取有力行动的主张。 因为沃斯特每天都表现出他并不准备听他的西方盟国的话，更不用说是联合国的话了。

面对着猖狂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我们赞成采取下列措施：武器禁运、石油禁运、以及断绝同这个可恨政权进行一切形式的合作。

我国代表团无条件地支持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三国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所载的建议 (S/12309/Rev. 1, S/12310/Rev. 1, S/12311/Rev. 1, S/12312/Rev. 1)。

我们认为，这些措施是我们为南部非洲殉难的人民能够作的起码的事。 在那里，冷酷的窃据权力的人，使黑人在他自己国家中形同奴隶，丧失了一切权利。

原来反对武装斗争的国家，现在看出那是一个正当的选择，因为那是为牺牲于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复仇并从比勒陀利亚凶手的手中夺回南非黑人自由和尊严的唯一途径。

因此，在严厉地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该地区非洲人民的大规模镇压和暴行的同时，我国代表团重申它对 S/12309/Rev. 1, S/12310/Rev. 1, S/12311/Rev. 1 和 12312/Rev. 1 各项文件所载规定的全力支持。 这些文件原来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以订正案文发出。 我国政府希望，安全理事会的各成员国能够听从国际社会的呼吁，使自由、平等、正义终能在南非得胜，使南非的真正儿子重新得到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存在的真正理由，它必须勇敢地坚决负起这个责任。 没有其他顾虑，不论是经济或任何其他理由，可以阻碍维

护世界和平的措施以及对这些措施的严格执行。

主席：谢谢几内亚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说的好话。 非常感谢他回顾到十月二日是马哈特马·甘地的冥辰。

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圭亚那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坐发言。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安理会的成员表示感谢，谢谢他们允许我参加关于南非局势的辩论。

我也要讲，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里基·贾帕尔大使主持这次辩论。 特别是因为你的国家，印度，早在一九四六年就率先在联合国指出南非的行为的可恶特质。

阁下，我们深信你所富有的热诚、智慧、机智和外交技巧，一定会对你履行你的职责，主持安全理事会十月份的工作有很多助益。 我们也深信你追求正义和公理的决心，也将标志在安理会辩论结束时所将通过的各项决定里。

大家都知道，联合国处理种族隔离这个现象已经有一个世代了。 在此期间本组织档案室已经累积了多年的文件和决议，逐年记述了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活动和本组织的结论和决定。 这些文件、这些决议、这些决定，反映了全世界人民对于种族隔离的痛恨。 许多是恳请和规劝南非政权改正它的作法。 许多则谴责南非的行动。 但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的反应总是非常的傲慢和残酷。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反应总是残忍地镇压南非境内反对压迫和要求自由的呼声，并且傲慢地蔑视本组织。

三年前，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安理会就南非和联合国未来的关系，进行了彻底的辩论。 由于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否决，安理会未能采取任何决定。 我现在回顾这些辩论并不是想重提当时所提出的将南非赶出联合国的提议。 我回顾这些辩论只是重温当时的气氛，并且检查当时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求变的动态所持的一些立场。 因为我相信这种分析，再加上对后来的种种发展和这些发展所包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之明确认识，就能有助于安理会清楚地知道根据宪章的规定，它能够和应该作出的行动取舍。

(圭亚那)

种族主义少数集团的代表，现任的所谓外交部长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安理会上发言时说：

“……我们将尽全力消除以种族或肤色为理由的歧视。”(S/PV.1800 中文本第22页)

随后，该集团的种族主义领袖故意隐约透露要中止改革，他说：

“如果给南非一个机会，(那些批评者)将对南非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以内会采取什么立场，感到吃惊。”

当时，安理会有些成员对这段话采取某种程度的乐观看法。当时的法国大使，现在的外交部长说：

“……我们的世界在演变中，非洲的局势也在演变中。自从去年以来，南部非洲的紧邻已经有了改变。现在已经出现了新的因素，那些顽固阻挠改变的人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也许他们已经在考虑这些因素，或许可以通过我们一致表示的忍无可忍的态度而使他们考虑到这些因素。”(S/PV.1808, 中文本第20页)

联合王国大使理查德先生也就这个问题发了言。在解释联合王国政府反对驱逐南非的立场时，他说：

“排除会使本组织难以——即使不是不可能——研究和利用南非新近在这里和在其本国发表的声明，这些声明具有朝着正确方向变化的希望。”(同上；中文本第24页)

后来在他的发言中，理查德大使又说：

“十月二十四日我们听到南非代表的发言，他向我们报告中止种族歧视的进展情况。”(同上；中文本第26页)

随后理查德大使谈到该政权对其他两个问题的态度，这两个问题现阶段还同我们不大相关。在提到有关这些问题的暗示时，理查德大使说：

“让那些诺言得以实现；让那些因此而产生的希望得以实现；让南非言出必行。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没有太晚。”(同上。)

(圭亚那)

最后，在表示联合王国不太愿意排除南非，决定反对这项提案时，理查德大使说：

“我们这样做是给南非一个机会去整顿它的内部事务。我希望南非将会认识到国际舆论反对其政策的力量。我希望南非将会听从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都已听到的意见。我相信南非将会依照这个意见采取行动。”(同上；中文本第27页)

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发言的斯卡利大使认为：

“我们听到南非常驻代表在这个会议厅里所讲的一些令人鼓舞的话，的确感到快慰。十月二十四日他本人暗示，南非政府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着世界事件采取行动，其中一项重要事件就是在这个世界组织以内对南非的种族隔离、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政策的谴责。”(同上；中文本第14页)

稍后，在他的演说中，他反对排除南非就是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遵守联合国决议的适当办法，斯卡利大使辩驳道：

“我国政府认为，这种极端的办法是战略上的一大错误，尤其是现在正当我们听到南非方面发表的也许是新的和谐意见的时候。这些新意见应该得到考验。”(同上；第26页)

因此，三年以前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包括安理会有的常任理事国都曾怀着一种期望，以为大多数人对种族隔离所表示的厌恶，联合国谴责的压力，自愿的武器禁运制度，和替沃斯特政权说话的人所宣扬的好意，会使得比勒陀利亚政权改变它的政策。

最近，在今年三月，安全理事会辩论了南非局势。这些辩论确实没有取得结论。但是有些人仍然存有一点乐观的幻想，认为会看出一些改变。今天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很多人抱着这种乐观的想法了。沃斯特政权最近采取的严酷镇压行动，连最忠心耿耿的人的信心也都粉碎了。

客观看来，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的最直接原因，只不过是一连串事件的一部分。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事件已经粗大地铭刻在历史上，成了种族隔离已达非人道的极限的一个插曲；一九七六年的索韦托事件显示了青年人坚决粉碎种族隔离的枷锁的决心。

(圭亚那)

因此，最近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为了阻挠南非的自由力量所采取的行动，只是种族隔离最近一次的表现，并说明了南非政权为了维护这种制度，准备作到什么地步。因为相信这种制度的南非白人，已经具有维系种族隔离的结构的方法。种族隔离绝对不是它的遵循者所说的分别发展。它实际上是为了白人的进步和发展，对别的人则横加镇压。它是把白人在南非的统治地位制度化的认真尝试。

圭亚那认为以三年的时间，加上在这段期间内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来考验一九七四年十月有些人所听到的那些“新意见”，已经足够了。圭亚那也不认为，虽然一九七四年七月“时间已经很晚了”，一九七七年十月“时间还没有太晚”。再者，圭亚那也不认为，三年下来，法国前任大使德吉兰戈雄辩地表述的“我们一致表示的忍无可忍的态度”还没有衰退。

阿扎尼亚境内的确有了新的声音。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新的声音同一九七四年十月斯卡利大使指出的新的声音不同。今天我们听到的声音，是在那个不幸的土地上的黑人青年的声音。有些人，象史蒂芬·比科，已经被人夺去了生命，永远缄默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不断以洪亮的声音向每一个人传播自由的信息。总而言之，这些声音照亮了自由的真正道路。这些声音一致形成恢复阿扎尼亚被压迫的群众的尊严的保证。

正如我在一星期前在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辩论中所说的，“……种族主义者绝不会自行改革。历史已经在各国社会内部及国际关系上证明了这个真理。对于实施种族主义的人须强迫他进行改革”。(A/32/PV.36, 英文本第16页)

只有支持阿扎尼亚的被压迫人民，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坚决地施加各方面的压力，包括道德、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压力，才能导致南非进行改革。

多年以来，关心的公民，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的各别会员国以及所有参加泛非运动的人，在这方面非常积极。他们坚持不断的工作，对于揭露种族隔离的真面目，有相当重大的贡献；他们一心一意的努力，有助于创造一种广泛而可观的舆论，全力支持消除种族隔离这种罪恶而可憎的制度。最主要的是，他们基于道德信仰

(圭亚那)

的基本人道关怀，使得许多公民、各个团体及各个国家清楚地注意到所须采取的必要而适当的补救办法。

关于南非种族主义者强加于该领土被压迫人民的悲剧，和这些种族主义者对国际社会的挑战，不结盟运动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站在一起，一直是指明正确解决办法的先锋。主席，在你的国家的首都新德里召开的协调局外交部长会议上，我们不结盟国家重申我们完全支持阿扎尼亚人民，并重申我们一再表示的信念，即联合国，特别是本机构应当使用一切手段使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屈服。

还有其他集体支持的表示。在今年六月在伦敦召开的大英国协首脑会议中，各国政府元首认识到南部非洲问题的迟迟不能解决，南非负有根本的责任。他们深切关怀特别由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继续坚持顽固的态度，使得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越来越为严重的威胁。

全世界都谴责种族隔离；除了种族主义者自己以外，没有人维护它。关键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有效行动，才能加速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这是南非绝大多数人民和国际社会所期望的一个结果。

安全理事会今日面对着一项严重的责任：它必须决定目前最好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在南非达成自由的目标。

归根结底，从种族主义者手中夺得自由，恢复自己的尊严的，仍将是阿扎尼亚人民。这个任务，主要是要由他们来承担的。国际社会的成员，个别地和集体地，必须履行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和孤立它的义务；关于这方面，安理会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安理会不应再屈服于南非的白色恫吓，口头作的承诺也不行了。

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八年行使其职权，援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实施强制制裁，表现出安理会有勇气作出决定并且决心采取行动。今天，安理会在南非正面对着更为严重的局势。安理会不应该再含糊糊糊，安理会不应该再踌躇不决，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圭亚那要求对南非采取强制性的制裁。

(圭亚那)

各国人民与联合国的各国代表，正在坚决地致力于早日实现这个目标。全世界人民都希望采取这种行动，更不必说流亡在外的黑人了。

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议程的一部分。圭亚那希望坚持理想的个人和老练的政治家们，根据他们的信仰所产生的勇气，选择追求正义的道路的典型，能够对安理会就南非问题所作出的决定，有所启发。

将来写这段时期的历史时，那些坚决地维护原则并且为此进行战斗的人的成就，以及为了权宜之计而放弃原则的那些人，都将在历史上如实地记录下来。

(莱索托)

主席：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莱索托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发言。

莫拉波先生（莱索托）：现在，这个庄严的安理会又一次讨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这个侵蚀联合国肌体的毒瘤——这个疾病，迄今为止，依然拒绝接受《宪章》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无数决议所揭示的各项基本原则的疗治。 本安理会现在动一次大手术，割掉本组织和世界社会这个瘤，为时还不算太晚。 现在，安全理事会应该负起《宪章》所规定的责任，并采取措施，务求彻底消灭和埋葬那个非人道的和使道德沦丧的种族隔离制度。 正是这个种族隔离制度，使本组织面对着一个在南非的种族对抗和浴血的局面。

也许命运注定应由你，主席先生，印度的伟大的儿子，来主持这个非常重要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正是你们伟大的领袖马哈特马·甘地，他第一次领导了有组织的运动，来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 正是印度，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站在为使基本人权在南非受到尊重而进行斗争的前线。 的确，在联合国提出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问题的是印度。 我们愿对你，先生，主持安理会的这次会议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们相信，以你的经验和众所周知的外交才干，你一定能够指导安理会的讨论，使它取得圆满而有效的结论。

我国代表团能够参加本次辩论，我愿向你，主席先生，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感谢。

现在横扫南非的军事、政治和情感的逆流，是对这个时代人类最大悲剧的尖锐哭号的回声。 我所说的这个时代是指联合国的时代。 我所提到的哭号是指二千二百万南非人民的哭号。 过去二十年来这个哭号在这最庄严的机构的墙内墙外已经引起了回声。 现在，在安理会中耀眼的悲剧是：南非已经理性尽失，一心要制造比现存的更多的灾难、流血、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不安。 这个回声是尖锐的，因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这些问题在过去三十年来已经日益频繁地在联合国中提出，一次比一次紧迫。

(莱索托)

莱索托政府愿意提醒安理会每一个成员，我们这个联合国是在一次战争的废墟中成立和创建的，而发动那次战争的人的胡思乱想和毫无理性，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领导人是一模一样的。说这批少数人毫无理性和胡思乱想，是因为他们相信必须把二千二百万南非人民不经审判加以监禁。无情地加以屠杀和暗杀，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强迫他们离开家园，住到叫作班图斯坦的荒凉的保留地里去。

这些吓得发抖的少数人的行动，是有宗教、历史和经济交织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思想作为支柱的，在许多方面，这些行动同一九三九年使世界陷入战争的一帮毫无理智的人的行动相似。安理会千万不要使这种丧失理性的行为再度使这个世界陷入另一场战祸之中。

三十多年前，联合国的注意力集中于种族隔离这个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有千千万万南非人民由于可憎的班图教育法令而进不了学院和大学。该法令造成了南非的索韦托、马梅洛迪、兰加和其他地方的现状，而兰加、索韦托和马梅洛迪所受的直接影响是学生受不了镇压法令而涌入莱索托。莱索托对于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一向感到高兴。

在同一时期，南非开始进行一种原始的试验，要把南非人民从肉体上、精神上和情感上划分为班图斯坦。在这段时期，从实际的种族隔离以毫不留情的残酷方式强制实行时起，南部非洲就没有透过一口大气。成千上万的男女在南非可怕的监狱里过日子，担心他们会象史蒂夫·比科和别的人那样，被强暴的头子活活打死。在这整个时期，我们在莱索托的任务和责任就是作为这个万恶制度的活见证，我们已经继承了所有的精神力量、人类尊严和政治道德，由于我们坚决向这个怪物进行斗争，所以我们的力量日见壮大。

我国政府认为，本组织在过去三十年来所作的说服、鼓励、甚至哄骗，现在都必须从南非种种发展的现况来加以检查。南非一切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条件是，多数非洲人现在必须象其本国中的一切自由人那样，享有言论、宗教、行动和集会等自由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莱索托)

过去十一年来，莱索托是本组织一个活跃的成员，莱索托一贯的愿望是唤醒国际社会，使它们认识到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所构成的危险。

对于南非目前镇压黑人反抗分子的行动，必须从南非政府巨大计划这个更广阔的范围来加以观察，南非是想把该国的亚洲和有色人口驱入南非国民党的固步自封的思潮的主流。比勒托利亚政权把这些剧烈的步骤作为一个新的政纲，根据这个政纲，沃斯特先生计划取得白人选民的授权，以便执行修订南非宪法的阴谋诡计、授予亚洲和有色人口象征式的政治权利，借以削弱他们对抵抗运动的贡献。

即使在新的宪法安排下，南非白人仍然握有大部分的权力，而黑人则被赶入贫苦的本土，作为廉价劳力的来源。南非政权所采取的高压手段，只足表示还有更坏的事在后头。沃斯特先生现在正寻求白人选民的授权，向联合国挑战，蔑视联合国的决议，并对已遭压迫的黑人多数采取更多的残酷手段。

多年以来，南非黑人受到了双重痛苦：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种族优越感和少数人的压迫。我国政府好多年前就曾警告过国际社会，如果和平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机会渐趋渺小，就会出现种族对抗和浴血的新的时代。

南非最近的挑衅行动——即谋杀象比科一样的被监禁者、把科博托和五十位其他非洲领导人加以监禁、以及查封黑人组织和黑人办的报纸——使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不得不对南非政权采取一些惩罚性的行动。不幸的是，国际社会竟一任目前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人领导集团顽固自大，使它自己和南非无辜的人民不得不采取这种痛苦的行动路线。而且不幸的是，通过这些行动，南非巧妙地把安理会所建议的任何行动的后果转嫁到这个地区的独立的非洲国家，例如我国莱索托。

但是，要紧的是安理会应该考虑到一项事实，那就是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国首相莱布阿·乔纳坦博士就已警告说，除非急所当急，对南非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取得和平的解决办法，这个世界就会面对一个急剧而不惜诉诸武力的危险局面。我们大家都看到，不是南非的被压迫的黑人群众，而是南非政权在

(莱索托)

加紧对南非人民采取更有预谋的残暴行动。正是这些群众，被迫拿起武器自卫。真正不幸的是，每当某一常任理事国对南非问题投否决票时，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及其邦凶便得意忘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否决票就是对南非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核准和认可。

南非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包围的国家，要对抗许许多多一有机会就向它袭击的敌对国家。但是，最近的事件却显示出情况正好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决心违反所有文明社会都作为准则并奉为神圣的每一项道德原则。不！世界并不在找南非的麻烦；相反的是，南非却在说：“世界各国见鬼去吧”。

种族隔离所引起的问题，对于有些安理会成员国来说，也许是一个纸上谈兵的问题，但是对于我国莱索托却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每一次南非发生屠杀事件，不论是卡尔顿维尔事件、沙佩维尔事件或索韦托事件，我们在莱索托就必须刷新关于寡妇孤儿的统计资料，我们就必须多挖一些坟墓。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南非在经济和政治上所作的任何决定没有一项不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们的。无需赘言，国际社会对南非所采取的任何联合行动都会同样严重地影响到我们。

南非政府及为其野蛮政策辩护的人经常提出两个神话，以便为这些政策辩护，或阻挠国际社会对种族歧视采取惩罚性的行动。

第一个神话是南非政府自己提出的。根据这个神话，南非被描述成维护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后堡垒以及“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侵犯非洲大陆的最后据点。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只要不理南非这种改变别人意见的企图，并把它看成是神经病患的胡思乱想就行了。可是，不幸的是，南非政府却似乎成功地——尽管是部分地——使西方世界相信非洲大陆确实存在着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对于那些上了南非的当的国家，我们只要指出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是谁就够了。他们是那些在索韦托被残酷地用枪射杀的八、九岁的小孩子；他们甚至包括诸如南非基督教协进会这样的组织。是否还需要提醒你们，南非政府甚至要我们相信，共产主义者还得到不少一心要毁灭南非的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呢？

(毛里求斯)

第二个神话可以归功于种族隔离制度的辩护士，他们一方面谴责这个制度，但另一方面又说惩罚性行动会产生反效果，因为受打击最重的是那些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南非人民每天都在受苦，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种族隔离这个祸害，他们当然可以再忍受一下。这些种族隔离的辩护士虽然憎恨种族隔离，但却喜欢这个制度为他们带来的利益。是的，他们同那些喜欢吃肉但又不忍心看屠宰的人简直象极了！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在拟订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时，不会为这些花言巧语引入歧途。

主席：谢谢莱索托代表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毛里求斯代表要求发言并提出贝宁、利比亚和毛里求斯所提四项决议草案的订正案文。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在还未谈到这四项决议草案以前，我愿代表我的在安全理事会的非洲同事，正式请将关于种族隔离的《拉格斯宣言》作为安理会正式文件分发。安理会各成员也许注意到这个宣言已经在大会正式分发了。我要等你，主席先生，作出决定之后再继续发言。

主席：毛里求斯代表提议将关于种族隔离的《拉格斯宣言》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感谢安理会各成员答应我的请求。

主席先生，我本来想等到较为适当的时候，才向主席表示我的推崇之意，到时我肯定会就目前讨论的问题作具体的发言。

在现阶段，我只愿提醒安理会各成员，安理会现在仍然在继续处理这四项决议草案，这些决议草案是我代表我的在安全理事会的非洲同事即贝宁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提交安理会审议的，并载于S/12309至 S/

(毛里求斯)

12312号文件以内。大家都知道，这四项决议草案是在什么情况下没有在那时付诸表决。

这些决议草案被提出以后，已经过去六个多月了，今天，我们，安全理事会的非洲成员，已经订正了这四项草案。我现在要提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以S/12309/Rev.1、S/12310/Rev.1、S/12311/Rev.1和S/12312/Rev.1号文件分发的四项草案的订正部分。

首先，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S/12309/Rev.1号文件。我们在序言部分以“严重关切……”等字样开始的第3段中增加了一些内容。新的一段是：

“严重关切政治犯遭受酷刑和被拘留者死亡的报道，”——下面是我们增加的字——“以及自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九日以来对个人组织和新闻机构掀起日甚一日的镇压高潮，”。

关于执行部分第3段，我们增加了新的(d)分段如下：

“取消对反对种族隔离的各个组织和新闻机构的禁令；”

在执行部分最后一段即第6段，日期现在改为“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

现在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S/12310/Rev.1号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4段有一点改动，新的日期是“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

现在请注意S/12311/Rev.1号文件。我们在序言部分以“确认武器禁运……”等字样开始的第4段之后增加了两段。新的第一段是

“注意到《拉格斯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宣言》，”。

紧接着我刚才所谈的那一段之后的序言部分第2段如下：

“严重关切南非即可开始制造核武器，”。

我们在本决议草案执行部分增列了新的一段，即现在的第2段如下：

“促请所有国家采取措施，取消关于制造和维修武器、各种弹药和军事装

(毛里求斯)

备与车辆，同南非订立的合同安排和发给南非的一切现有的特许证；”。

其他段落当然要重新编号。第4段有一点改动，日期现改为“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执行部分第5段也在日期上有所改动，现在改为“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

现在请注意 S/12312/Rev.1 号文件。执行部分第1段有所改动：我们增加了“或任何进出口信用贷款”等字，也就是说，整个分段是：

“不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或在南非注册的公司作任何投资，或给予贷款或任何进出口信用贷款”。

执行部分第3段的日期有改动，现在改为“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执行部分第4段的日期也有改动，现在改为“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

这些是我们所改动和增加的东西。

安全理事会的非洲成员希望尽快将这四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最好是明天早上。

主席：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我听毛里求斯代表说，他希望最好在明天早上进行表决。我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我不认为安理会所有成员已有机会发言。同时也有一些非安理会成员希望发言。正如各成员已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按照前次的决定，将于明天下午讨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的问题。所以我想自己的想法是，明天早上安理会不开会，以便各成员有机会就现在提出来的决议草案和其他他们可能收到的提案进行非正式协商。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们明天早上就不开会，但是我们将按照前次的决定，于明天下午三时开会，而安理会继续审议南非问题的下一次会议将于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肯定，安理会的非洲成员将同你合作，但是，既然你提到安理会一些成员还未发过言，而且也许会有一些协商，你可否告诉我们是是否问安理会其他成员已有人向你表示要发言，或者要同非洲成员协商？

主席：我的消息是：星期五早上将有一些发言人；已经有三个人登记了，预料还会有更多的人。

下午五时十五分散会